

1104

海盐文史资料

第十一辑



政协海盐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
抗 日 特 辑

目 录

前 言

- 抗战前海盐古城风貌 (附图) 张 玉 生
- 日寇侵占武原罪行录 (附图) 涂 正 华
- 两日寇地雷毙命 宋 季 安
- 日寇暴行两则 ^{朱大宝}_{杨 三} 口述,本刊整理
- 家破人亡忆抗战 俞 淑 贞
- 日 寇在通元暴行记实 通元镇志办供稿
- 沈家木桥痛创日寇始末 (附图) 沈 淇 康
- 丰泉桥之战 王 志 明
- 海盐政工队拾零 朱 秉 均
- 海北政工队的海盐青年 沈 雄 飞
- 伪军中队长萧俊武反正始末 陈仲萱稿,本刊搜整
- 陶伯敏巧设“鸿门宴” 陈仲萱稿,本刊搜整

一九八十年八月

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

前 言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之后，地处沪杭要道的海盐曾三次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，前后长达五年零七个月之久，在敌人进攻、扫荡和占领期间，随意烧杀掳掠、奸淫妇女，被日寇屠杀、蹂躏夺去了生命的竟达6000人之多，仅县城和城郊被烧毁的房屋12468间，城内90%的居民区化为焦土，财物受损无法统计。

敌人的烧杀激起了人民的无比仇恨，抗战初期，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鼓舞下，在全国人民英勇抗战精神的感召下，当年驻海盐国民党军队、地方武装与人民同仇敌忾，在全县人民的直接支持下，曾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过多次的英勇斗争，许多抗日救国的有志青年，有的投身于抗日战时政治工作队，在我县积极团结和发动各界群众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；有的踊跃参加各抗日武装部队，奋起抗战保卫家乡，在八年的伟大民族战争中，海盐人民既付出了重大牺牲，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

在纪念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，县政协领导和文史委员会部分同志先后走访了年逾古稀的、曾在海盐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几位老先生，还有目睹日寇暴行的老者，请他们作了历史的回忆。嗣后，这些老人将难以忘怀的史实，自撰写成文章或委托人整理成文，献给青年人，让我们青年更多地了解中华民族灾难沉重的过去，毋忘“七七”此日，牢记历史教训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，为统一祖国、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。

抗战前夕海盐古城风貌

张 玉 生

海盐县城之设置以及城堡之修葺历史久远，可上溯秦汉而下逮唐宋至于明清民国。其间虽代有改制而无妨沿革，屡经兵燹而未尽沧桑。特别自建国以来古城面貌日新月异，空前焕发了青春，抑且随着科学文化之不断进步，我县未来之建设远景，正方兴未艾。然而，值兹“七·七”抗战五十周年之际，回顾抗战八年中日寇在我县之侵略罪行，实属史无前例。我县城区除遭受几度轰炸外，所有大宅，复经数昼夜之焚烧，致成为一片废墟瓦砾，至于奸淫掳掠，不一而足。为状之惨痛，可谓甲于嘉湖。而今痛定思痛，凡生于兹乡，长于斯土者，乡国情，童年梦，心头点点，目下斑斑，其能不觉情愈难堪，而痴如木石乎？

犹忆抗战前夜，余尚在儿提，就学于城中小学，事变后，本县教育界激发爱国热忱，群情愤慨。游行演说，唱抗战歌曲，余亦次于学生行列。八年流亡生活后，于一九四六年重返故乡，古城面貌已几不可识。断垣残壁，弹洞枪痕，整个县城，夷为瓦砾，迄今犹每怀旧情，辄动新愁。会县政协要我写点有关战前县城资料，庶使抗战前古城风貌，赖有管窥蠡测之资，历史完形，藉有启后承先之补。爰钩沉索隐，参检旧志，亦驰骋于想象，流连乎往昔，情随境而渐深，境因情而复活，初见轮廓，继具规模，兼复证诸乡旧，每瞑索乎心底而神会于笔端。乃挥汗临池，综其概述。而并附图略，冀相辅佐而已。

县城旧贯穿于东西两城门内为一条城河，河北东西长街属于闸

市，大致沿河上下岸均是房屋，为分属于朱、徐、冯三大族家的出租市房。诸凡开设油酱百货，酒馆茶坊，蔬果熟食，零杂烟糖，铜铁炉铺，竹木作坊，钟表修配，书画装裱，理发洗衣等店铺。铺子规模不大，然便利住户，蔚然成市。东西门遥相直峙。南北则南门偏西，北门偏东。南北城内均属住宅而无店铺。城内大宅较多，皆砖木结构之高大古建筑。如：三乐堂冯，祥善堂朱（俗呼潮州府），尚书厅徐（包括二房、四房、五房），皆庭宇重重，层楼叠叠，占地面积各有数十亩之广。飞檐曲槛，绣户朱廊，建材精湛，雕琢细致而光泽可鉴。余如杨家弄之富宅、任宅，总捕弄之两处孙宅，三营弄之朱宅，九官弄之谈宅，新桥弄之徐、沈两宅，青篁弄之富宅南河滩之方宅、何宅，城隍庙前之张宅等，皆仅次于尚书厅之高第大厦。祥善堂之多层次堂楼以及三堂之精构。至于园林一项，除已废或在城外者如涉园等外，城内有朱、徐两花园，冯氏之绮园，富氏园，百可园等，皆秀丽扶疏，清灵可游之处。此外寺院庵观，分布于城隅四厢者数亦非鲜。西隅之城墙，在民国时期为张韶舞县长为拟筑公路所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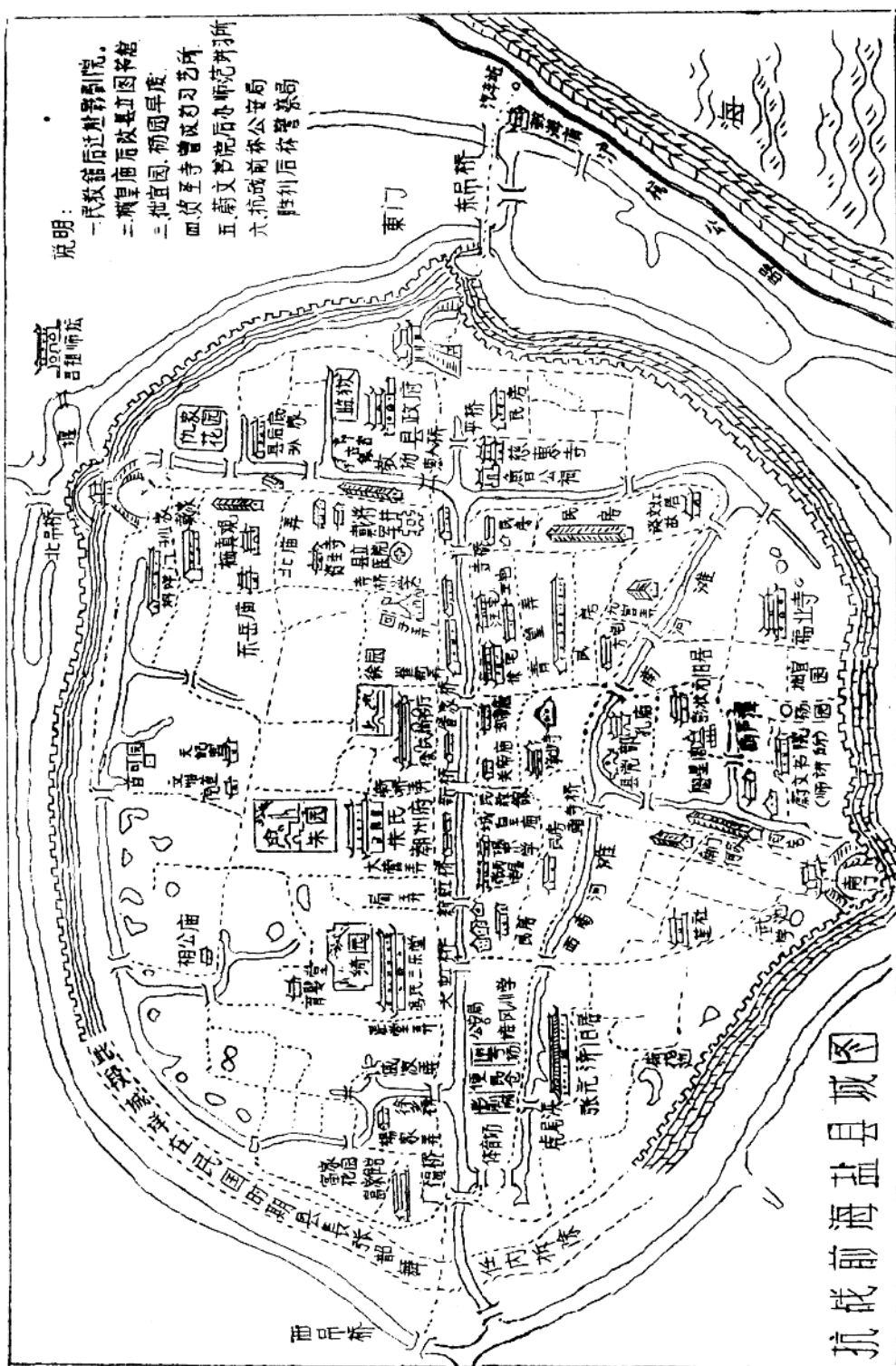
东门外临东海塘。入东门即前县府所在地。旁有大教场，嗣为行刑之所。场有大银杏四棵，皆数百年之古树。越惠人桥于总捕弄西侧，即属资圣寺，原有杏花楼，系王阳明先生读书处。该寺房屋为晋右将军戴威所舍宅，有重光井遗址及碑记一方，嗣于碑碣外建有井亭一座。其北隅西侧为寺桥小学及县立医院（原为民初时习艺所）。过惠人桥西往，即为城内大街。崔衙弄西为徐氏尚书厅，新桥弄西为朱氏潮州府，局弄西为冯氏三乐堂。虹桥以南为张氏老宅。西南河滩以西之虎尾浜前乃张元济先生之住宅。河北为体育场，有电影院（不常放映，其建筑较新型，附设民教馆在内）。其东侧为

旧考场所在，后改便民仓。民教馆于抗战初期尝迁设于新桥南之城隍庙，并附设图书馆。南门内有旧蔚文书院遗址，后改设师讲所。杨园及拙宜园（即黄燮清先生之倚晴楼）之遗址亦在附近。其北南寺桥东为孔庙，国民党县党部尝设于其内。其东南沿城郭为福业寺，寺北越东南河滩之九宫弄内为谈文灯先生之住宅。尚有邑人沈子祥先生之住宅，在新桥弄底之朱、徐两园之间。

以上古邑春秋，已付八年一炬，而历史教训，足以振兴中华。非徒发思古之幽情，盖欲以激励桑梓之情，揽新景之春香，素襟漫浣之谓欤？区区点滴，疏漏良多，尚祈熟悉我古城风貌之乡中老辈，赐予补充教正，是所深望。 附旧城概图于后，是为记。

说明：

- 一、民教馆后迁州署副院。
- 二、城隍庙后改县立图书馆。
- 三、北堂园、初圆早度。
- 四、货至寺曾成习艺所。
- 五、薪文抄院后办师范研究所。
- 六、抗战前县公安局。
- 七、抗战前县警察局。



日寇侵占武原罪行录

自一九三七年“七·七”卢沟桥事变以后，侵略战火迅速蔓延。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，日军在金山咀登陆，日舰游弋于杭州湾海面，炮击海盐县城。此为日军侵我县之始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我镇是重灾区，曾遭三次沦陷，时达五年零七个月，日军轰炸、杀人、放火、奸淫、掳掠，无恶不作，罪恶累累，罄竹难书。仅据一九四六年调查资料反映，城内损失房屋1810间，占全城房屋90%，镇郊损失房屋10658间。全县死亡人数约6000人，财物受损无法统计，人民流亡他乡，全镇人口减少41.72%，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
一九三七年（民国廿六年）十一月五、六两日，炮轰武原（县城），共发炮百余发，炸毁北门民房二间，城里东大街亦落弹，镇海塔中弹受损。不数日，日机首次轰炸县城。沈家祠堂（今县政府所在地）屋宇前后中弹二枚。

一九三八年（民国廿七年）一月二日（十二月初一），日军伊东部队，大军过境，由杭州去上海，伊东大将住东门内朱谷人宅，坐镇指挥，历经半月，日军路过武原，歇一夜，次日就走，城里住满，一直住到北门、黄泥桥一带。日军所到之处，大肆抢掠，强奸妇女，沿途农家，亦遭其难。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许，日军八木警备部队105名，首次进驻海盐，设司令部于总铺弄底孙宅。在此期间，日军四出焚烧民房。五月一日，日军海军陆战队来盐，驻东门外火神庙。这批日军一到，就疯狂地屠杀平民，焚烧民房，在仅半个月里，被杀害的平民达100余人，北网舍朱寅生一家，被杀大小六口，福业寺僧众12人被铁丝穿肩，扑到敦海庙前，先用

刺刀戮。后投入大海。南门大牌楼地方，把抓来六名无辜群众活埋致死。场图（今东南河滩）十多名老人被惨杀在金山庙前。日军泄愤毕，回乍浦。五月二日，日军又从乍浦来，从这一天开始，在城内纵火烧房屋，从东至西见屋就烧。五月六日，焚烧福业寺。五月七日，烧何梅春宅、关帝庙、县立图书馆、国民党县党部、吾宅和周葆如宅等巨家大院均被放火焚烧，前后十二昼夜，火光不息，东门大街的尚书厅徐宅，资圣寺一带和东门外北网舍亦尽成焦土。五月十五日，日舰一艘泊东门外海面，向武原开炮130余发，镇海塔又遭炮轰。六月三十日，敌机五架袭县城。机枪扫射和投弹多枚，莫家地、混堂弄、叶家桥等均有落弹，炸死炸伤平民多名。七月十八日，敌机再次轰炸我镇，玄坛弄和西大街双凤茶楼附近被炸。不久，海上日舰又炮轰武原镇炸毁民房若干。三十一日日机轰炸北门豆腐弄沈天观家老厅中弹被毁。八月一日，日军松木部队一师团分三路进攻海盐，凌晨，嘉兴方面开来一路日军，首先进城，在管家桥、青塍弄一带，杀害居民杨云舟、杨伏祥父子及徐玉观等人，并焚烧了西市梢天成丝厂附近十余家民房。八月二日，日军在海盐城乡进行疯狂大屠杀，不分男女老少，见人就杀。八月下旬，日军自动撤离海盐。

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上午八时，日机一架，来县城上空盘旋侦察。下午二时许，日机五架轰炸海盐县城。莫家地、混堂弄（今公园弄）口叶家桥弄等地中弹，均有伤亡，广福桥一带中弹数枚，共死伤二十余人。

一九四〇年四月上旬，海盐又沦陷。日军铃木部队开进县城，司令部设冯家大院，敌伪县政府设杨家弄口陆宅，日军宪兵部队设西门外小街徐荣华银楼内宅。在此期间，人民灾难重重。

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，日军为防美军登陆，作垂死挣扎，是日深夜大批出动，向平湖、海盐、海宁、嘉兴游击地区分途推进，行动保密，人民备受残害，直至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才陆续退回据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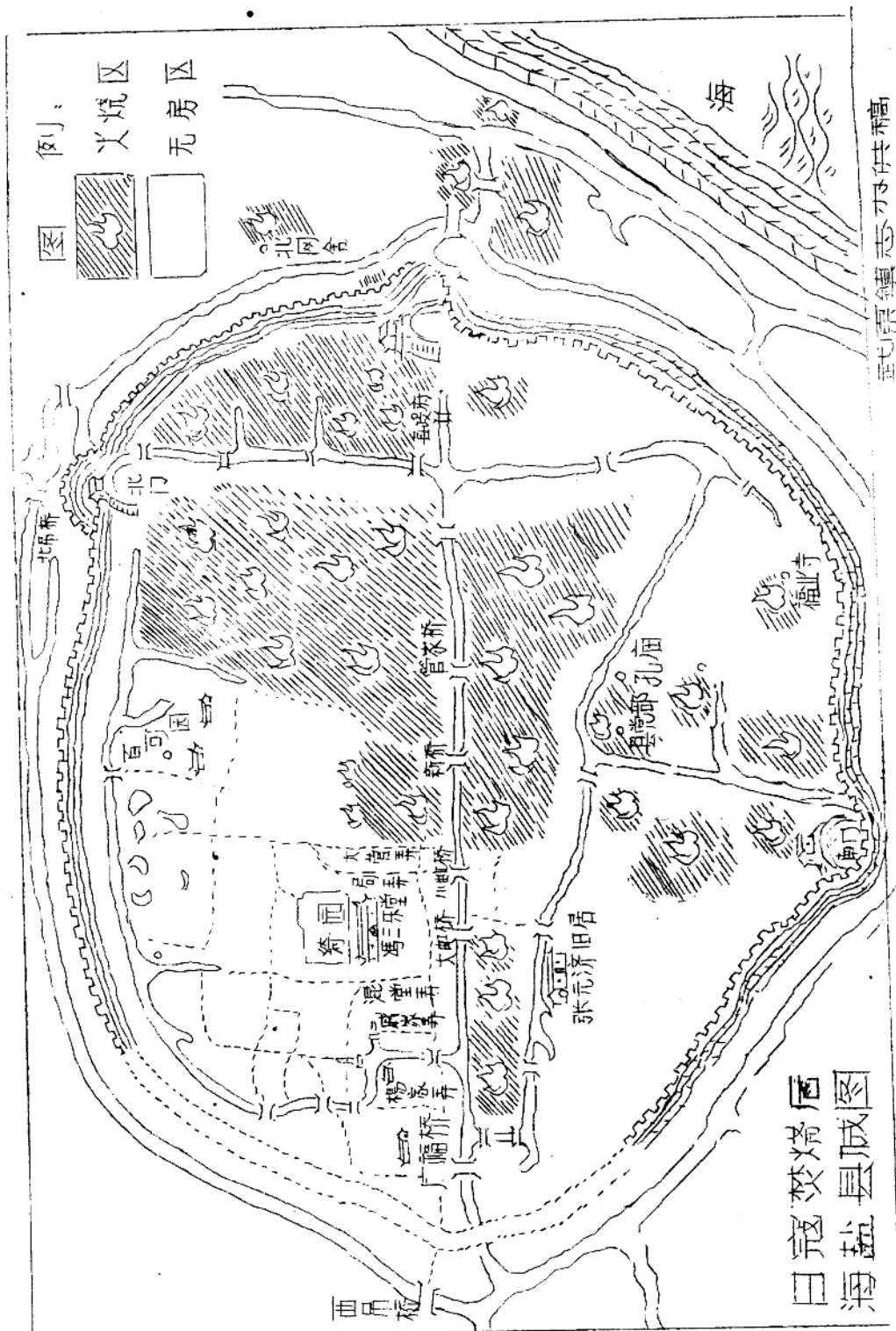
涂正华供稿

秦山脚下 日寇逞凶
干涸河底 鬼子丧命

宋季安

一九四〇年七月，驻海盐日军下乡扫荡，在秦山脚下一带杀人放火。万兴村农民姜仁夫被枪杀在长娄边。严顾门农民严文昌，被捉去抬伤病员到澉浦，回来时，无路条，被戮死在北团村外荡小路边。有五个妇女被强奸，老百姓逃上秦山躲避，一老妇人看见家里房子被烧，吓死在山上。王家、宋家和楼底下三个自然村被日军放火烧毁房屋七十多户，共计一百零七间。

日军扫荡，来到新沙桥北门面（今属秦联村）。当时天旱河涸，车马可从河底承过。日军二名，过河后触地雷毙命，抬至长川坝北面茶亭庵火化埋葬。这些地雷，是当时的澉通区长陶伯敏率手下人预埋的。陶手下有个巡长被日军捉去，闻道送东北，生死不明。



日 寇 暴 行（二则）

在纪念“七·七”抗战五十周年的日子里，我们走访了几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岁月的老人，请他们讲述当年亲眼目睹的日寇暴行。这里选刊的两则资料，均系老人口述的记录。

海盐大火目击者的控诉

朱大宝口述 本刊整理

我叫朱大宝，今年八十三岁，五十年前，日本人放火烧毁海盐古城的情景，回想起来，历历在目。

我们这个小村子叫北网舍，村外就是海塘，海塘上的汽车路直通杭州和上海。村西边是护城河。河对岸，从前有老高老高的城墙。城墙里面，就是海盐城里的东北角。从我们小村沿城河朝南走，到城门口，过吊桥，进城就是东大街。城里从前有许多很好的大房子，有的大院，是先朝做过大官人家的后代，还有花园。

我三十三岁那年十月初三（公历十一月五日），日舰炮轰海盐，击中宝塔。城里商店和大户人家，纷纷逃难。有的逃过江，逃到江南余姚和绍兴，有的逃到老远的乡下。我们小户人家，只逃到近处芦苇丛中躲藏。

我记得这年冬天十二月初一（公历已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）有大批日本军队从海塘汽车路上开过，听男人们讲，是从杭州开来，开到上海去。胆子大的男人，躲在村外芦苇丛中看日本军队过往。接连半个月，日本军队一直向北开。只有一夜，大批日本军队开进城里过夜。

第二年，日本军队进驻海盐城里，海盐百姓大难临头。司令部设在总捕弄孙家大宅。日本强盗杀人放火、奸淫妇女，无恶不作。

日本兵住在城里，西门外有中国军队，日寇不敢出西门吊桥。四月初一（公历四月三十日），中国军队六十二师从南门、西门、北门三面包围县城。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，日寇从东门溃逃。第二天，日本军队从乍浦调来援兵，反扑回来。这次日寇兽性大发，用火油浇泼在房子上，放火大烧。见人就杀。朱少虞家的一百余间（现县政府招待所）、何家大院、尚书厅徐宅、县立图书馆、国民党县党部、周葆如等巨家大院、福业寺等都被烧了，一直从广福桥烧到东门头、东门头烧到南门头。城里，白天浓烟滚滚，夜晚火光冲天。这场大火连续烧了十余天，许多百姓无家可归，海盐城里一片废墟。

在这半个月里，不知有多少人被日本侵略军杀害。有的被活活抛入大海，有的被活活丢入火堆。北网舍朱寅生一家就有六口人惨遭杀害，寅生的祖母是被他们用围巾捆绑，丢入海里淹死，又有六个老百姓，被拉到南门大牌楼底下活埋。北网舍有个老太和小孙女，来不及躲藏，被日本军队捉去。后来，家属只在海塘边找回一条小姑娘穿的开裆裤。

南门福业寺的十二个和尚认为东洋人信佛，不会伤害出家人，没有逃走。日本兵冲进庙门，将十二个和尚用粗铅丝穿住锁骨，拉到敕海庙前用刺刀戮死，一起推入大海。

南河滩金山庙前，日本军队把捉到的老百姓压在桥板下，堆上柴，活活烧死。

“杨七郎”死难经过

杨三口述 本刊整理

抗战前，家父杨应祥，在寺弄口开石灰行，兼卖砖瓦竹器。母亲生我弟兄十二人和一个十妹，人称我父为“杨老令公”。如今兄弟辈尚有三健在。我排行第三，就叫杨三，今年八十三岁，还有七十八岁的杨五和六十一岁的小弟天官。

我七弟，生性倔强，外人称他“杨七郎”，七郎若活着，今年也该七十四岁了，他有个朋友人称“小帽子”，是叶家桥帽子店老板钟菊三的儿子，他俩在乡下参加抗卫大队活动。

一九四一年七月中的一天，大栅桥堍下救火会的“水龙”间发生爆炸。汉奸陆义庆领着日本兵到我家，说这炸弹是七郎放的，要父亲交出七郎，否则烧我房屋，杀我全家。父亲很着急，找我们兄弟商量对策，让七弟躲避，不料七弟晚上暗自回家，被汉奸探知，报与日本人，闯入我家捉走七郎。后来听说“小帽子”也被捉去了。

七郎和“小帽子”被关在冯家大院日军司令部，严刑拷打。两个青年人死不招认。日寇无奈，乃设计引诱，妄想我方人员会进入圈套。他们钉制一具棺材一样的木柜，放在冯家大宅门外街道旁，每天驱赶他们在木柜中爬进爬出，给二个饭团活命。附近原有岗哨，更添专门人员，侦察四周过往行人对这个情景的反应或暗示、暗号的出现。那时行人谁也不敢多看一眼，回避还恐不及，日寇凶残。十天之后，两人被拉到南门吴家一个小花园，剥光衣裳，捆在树上，放出狼狗，活活咬死……（杨三老人讲到此处，哽咽流泪，停一会说。）可怜七弟死时才二十八岁，家中人也不敢去收尸。

家破人亡忆抗战

俞淑贞

五十年前，我家在沈荡镇卖豆腐谋生。一九三七年我十七岁，日寇金山登陆，海盐百姓纷纷逃难。农历十月初六深夜，我和生病的父亲、怀孕的嫂嫂，从海宁（今盐官）渡江，先在头蓬栖身，等待母亲，不料母亲和哥哥渡江受阻，半途返回。我们转到绍兴老家。未几，嫂嫂产后身亡，留下无哺女婴。

江南海北两相思，凄凄惨惨挨过年。

邮路断，生计难。第二年五月（农历）中旬，我告别父亲，带了嫂嫂遗婴渡江北归。十五日深夜，在长川坝上岸，过海盐，断垣残壁，昔日繁华县城，一片焦土瓦砾。回沈荡依母苦度光阴。

当时的沈荡，日寇虽未驻扎，百姓却时刻耽惊受吓，嘉兴、王店、硖石的鬼子不时出来骚扰、淫掠，有时一日数惊。鬼子窜到，躲避不及的百姓惨遭屠杀。半路（地名）俞德兴父子在耘田，鬼子兵过，一枪一个，两人惨死田间。

王道宅一孕妇，被日军抓住用皮鞭猛踩肚子，被活活踩死。

顾四官的小弟五官只七岁，日军来了，逃到老郎局水阁下，淹死在水中。

嫂嫂的遗婴病了，母亲把孩子放在篮子里，出去找医生，遇到鬼子扫荡，急忙奔逃，躲过日寇，孩子已死了。

不久恶耗传来，父亲病死绍兴。我们痛万分，又无法去收殓。嗣后，为了生活，母亲、哥哥和我三人在近郊富家浜借一间小屋，起炉灶重操旧业，夜里做豆腐，天亮把船出去卖。

一九四〇年一月，农历还是十二月，初一这天，鬼子兵到沈荡杀掠，殃及富家浜，小村百姓被杀十一人。我们划着小船向东逃，子弹鸣着从头顶飞过。远望沈荡镇上浓烟滚滚。西半镇被烧毁房屋三百多间，人民流离失所。

一九四一年，沈荡镇港南许家住了日本兵，开始用良民证，西当门口设岗哨，岗哨旁边一条凶恶大狼狗。中国平民被捉进当屋，被狗乱咬。港南队部（今二中操场处）多少无辜百姓遭活埋。从附近陈家窗口望出去，常见鬼子叫中国平民自挖土坑，活活埋死。

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沈荡有个医师的妻子，被鬼子兵从当弄拖进十间头轮奸。这个医师气疯病死。

一天，我在店里做花，一个汉奸带了日本队长突然闯了进来。我急忙逃到对门酒店躲藏。那个年代真是有家难以容身。此后，就与同学朱聚生相约出走，离了故乡，过铁路，向后方，投考学校。

日寇在通元暴行记实

通元镇志办供稿

日寇侵华，兵连祸结。铁蹄所过烧杀淫掠，无恶不作。就我们这个小镇，也被洗劫得家破人亡“火烧邵家浜”、“血洗塘浜”，人民流离失所，这斑斑血泪罄竹难书，值此“七七”事变五十周年之际，爰记暴行几则，以志纪念。

火 烧 邵 家 浜

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六日（民国二十七年二月廿五日），国民党部队六十二师（部分）进驻通元集镇及附近村庄。二十七日午，邵家浜（今通元镇韩家桥村红星村民组）村民发现一个陌生人进村探问国民党驻军情况。二十八日清晨，日寇七只木机船载着约一个中队的日本鬼子，从坎城至通元方向驶来，至邵家浜东洋水梳汇登岸。国军即向通元集镇南面转移。霎时，一队鬼子窜进邵家浜，用农户稻柴纵火及火枪喷射，焚毁民房六十八间，人畜草舍二十七间。顿时，东自邵家浜西至姚汇（今通元镇韩家桥村）成了一片火海。全村十九户，除二户半住房幸存外，其余农房都成了瓦砾。财产、牲畜尽毁，有十八名无辜百姓惨遭鬼子残酷杀害。在同一时间另一队日本鬼子吆喝着闯进范家场（今通元镇新石村），烧毁农房十间半，范金法、姜二囡夫妻俩和范武荣、陈玉囡一对新婚夫妇共四人均遭枪杀，范依囡、李雪珍两位妇女中弹受伤。是日，邵家浜、范家场共有二十二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下。邵家浜杨生元和怀孕正将临产的妻子杨有囡惨遭鬼子杀害，事后收拾尸体时发现杨有囡肚里的婴儿已迸出半身；吴金观全家五口人，祖母、父亲、妹子三